關關雎鳩

言止善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詩經》中的名句。爲什麼幾聲鳥的鳴叫可以響徹千古呢？只因爲那是愛的呼喚。孔夫子曾經做過小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見，他老人家決不是個迂執的人，他對謳歌愛情這件事持着十分肯定的態度。

唐朝大詩人李白寫的詩豪氣干雲的居多，但他也寫兒女情長：「妾髮初覆額，拍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這首叫《長干行》的詩就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從兩小無猜到情深意篤的美麗故事。如今有電視劇說李白和楊玉環有一段戀愛史，那到底是眞是假，我等這些沒學問的人不清楚。但李白因戀愛而傷腦筋應當是眞的，不然，他怎麼能寫出「長相思，摧心肝」來呢？

宋詞之所以在我國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婉約詞功不可沒。柳永在和愛人分別後感嘆：「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此情此景，引起了多少讀者的共鳴。

現代人表達愛，除了玫瑰花和鑽戒，還有鋪天蓋地的流行歌曲。有的簡直赤裸裸：「我愛你，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有的則令人莫名其妙：「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後一次想你，因爲明天我得成爲別人的新娘。」（唉，那位明天的新郎眞倒霉。）不敢恭維，這樣的情歌，恐怕不是贋品就是次品。當然，不乏眞情的歌者。崔健的《一無所有》因其坦誠而引起轟動：「我曾經問過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告訴你我等了很久，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我要抓住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這時你的手在顫抖，這時你淚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訴我——你愛我一無所有？」直白不一定淺薄，熱烈不一定輕浮。萌生愛可能沒有什麼理由，表達愛就不能一點也不講道理。年輕的朋友，你準備好了嗎？

最難忘的是初戀，那是淡淡的青春純純的愛。日久生情，羞澀而朦朧，是多少過來人金色的記憶。《同桌的你》裡有一連串的發問：誰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誰安慰愛哭的你？誰把你的長髮盤起？誰爲你做了嫁衣？誰看了我寫給你的信？誰把它丟在風裡？在現實中，這些問題可能永遠只存在於發問人的心裡，應答者根本無法回答。你可以喟嘆眞是陰差陽錯，但絕不荒唐。

愛情不只是年輕人的專利，歷經風雨的人，仍期盼能見到彩虹。《濤聲依舊》表達了一位舊戀人的心聲：「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濤聲依舊不見當年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樣重複昨天的故事？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旁聽者可能會想，只要不是婚外情，也眞該祝福他們，因爲朝霞很美，夕陽也可以絢麗呀。

一前一後的蝴蝶，在花叢裡從西飛到東，容易激發人們聯想，但寫《兩隻蝴蝶》的那一位更是個善解蝴蝶意的智者：「親愛的，你慢慢飛，小心前面帶刺的玫瑰。親愛的，你張張嘴，風中花香會讓你沉醉。親愛的，你跟我飛，穿過叢林去看小溪水。親愛的，來跳個舞，愛的春天不會有天黑。」「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飛越這紅塵永相隨。待到秋風起，秋葉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無悔。」聽到這歌，九泉之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會有何感想？

北京鼓樓

宋步明

二〇一〇年五月，美國《時代》周刊按照「對頭腦、對身體和心靈最佳」三大範疇，評出十六項「亞洲之最」，歷史悠久的北京鼓樓榜上有名。另外上榜的還有：四川德格的木板印刷術、香港國泰航空機艙娛樂系統、上海「飛躍牌」運動鞋，雲南品種豐富的食用菌類。

鼓樓位於北京中軸線的地安門外大街北端，建於明代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年），清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北京鼓樓重建，是明清兩代全城擊鼓報時之處。

雄偉的鼓樓是建在高磚台上的一座殿堂式建築，台基高達四米，台上有五間重檐的木構殿樓，樓高四十六米，東西長約五十六米，南北寬約三十三米，遠遠看去紅牆朱欄，雕樑畫棟，飛檐翼角。

清代規定鐘鼓樓晝夜報時，乾隆時代改爲只報夜裡兩個更時，由二個更夫分別登鐘鼓樓，先擊鼓後敲鐘，二更到五更只撞鐘不擊鼓，以免影響大家睡眠，到了天亮的時候即亮更只敲鼓不撞鐘，擊鼓的方法是先快擊十八響，再慢擊十八響，共擊六次先後共一〇八響。在那個年代，無論是紫禁城皇宮裡貴爲天子的皇帝，還是胡同裡普通四合院的平民，都在雄渾有力的鐘鼓聲裡感受季節的更迭，感嘆時光在身邊的消失。

北京鼓樓作爲歷史的地標巍然屹立，近六百年的歷史讓它充滿了歷史感和滄桑感，它向北幾公里就是最具有現代感的「鳥巢」和國家奧林匹克公園，向東不遠就是京城有名的「南鑼鼓巷」，中西文化在古老的巷子裡交融，在這樣背景下，讓看望鼓樓的每一個遊客都感受了歷史和文化美學的薰陶，看到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身心得到放鬆心靈得到慰藉，或許這也是北京鼓樓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爲「亞洲之最」和「在消失前最值得看看的地方」的原因吧。

感恩食物

李愛軍

在一家食堂，我曾看到一幅對聯：「食物爲人生至樂，餐桌乃幸福天堂」，不禁莞爾。一日三餐，各種紅白黃綠黑的食品，讓人口舌生津，大快朵頤，而且這幸福來得如此容易，天天可以重溫，是何等的幸事！飯罷鼓腹而去，或開始一天的生計，或來個小睡，要不就窩在沙發裡懶洋洋地看電視。這感覺，胃口好的人尤其覺得美妙。我輩幸甚，生正逢時，國泰民安，且腰包鼓脹，得以有錢有閒到處逛逛。先不說國內幾大菜系，什麼川菜啦，粵菜啦，湘菜啦，東北菜啦，全吃了個遍，西餐也未少問津。在英國學習時，我住在當地一房東家裡，吃了三個月的正宗西餐。百姓的家常飯菜，沒有國內西餐店那麼花哨，但實在可靠落胃。結果那些煙肉煎蛋，果醬麵包，牛排烤魚，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土豆，把我三個月養胖了八斤。

遊覽新疆時，第一次接觸到「民餐」一詞，心裡直犯嘀咕，說這裡還有「官餐」不成？卻原來它是與「漢餐」相對應的。走到巴音布魯克草原，看到綠草地上的美羊羊喜羊羊們，團友灰太狼的本性大發，謀殺了兩隻羊，叮囑老闆以地道的手法做了來吃。老闆按吩咐烤了全羊，做了手抓肉，串了羊肉串，清燉了羊湯，配了皮牙孜，胡蘿蔔丁，再加上油囊，天下至味畢矣！吃「民餐」時，基本是清眞口味，麵條寬且有韌性，是加了牛奶和的麵。飯畢，來點哈密瓜或白蘭瓜，七月裡它們正上市，多且便宜，其香繞指，可謂三日不散。美味有時如清風明月一樣，人人得以親其芳澤。紅塵中人，追求口腹之樂，原本無可厚非。問題是生活水準高了，血脂血糖血壓也高了。有專家倡導「健康飲食塔」概念，說人體對食物的需求呈金字塔型，從塔底到塔尖分別是穀類，蔬菜水果類，奶製品類，肉類和油脂。如果逆行倒施，則會引起身體的造反與背叛。這樣看來，天天吃肉竟不是什麼眞正值得艷羨的事。環保人士更指出，爲了吃肉，人類正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少吃肉是在爲拯救地球做貢獻。

於是人們吃得更精更刁了。我有一朋友，麵包非某韓國店買來的不吃，說那才是「高檔食品」。對此語我相當反感。食品養我活我，何來高檔低檔之分？勢利之心，切莫玷污食物的清名！更有人以吃野生動物爲榮，什麼穿山甲、蛇、果子狸等，SARS之戰已經警示人們會自食其果，但仍有多少人屢教不改啊。仔細想來，動植物大都無非是由碳水化合物，纖維，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營養物質構成，何必要去荼毒不該荼毒的，戕害不該戕害的！我的另一個朋友，熱愛吃燕窩，說是特別滋補。我是大不以爲然的。把整隻燕子抓了來燉了吃，也就不到一斤肉，何況燕窩不就是燕子的口水麼？

基督教徒在飯前，會進行禱告，感謝主賜以食物。我非教徒，可非常贊同這一儀式。作爲高等動物，我們的成長，是以掠奪、殺戮動植物爲基礎的，難道我們不該心存感恩麼？

讓我們一起來感恩吧，感恩食物給了我們幸福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多一份感恩之情，我們就會更善待糧食，善待動植物，最終也就是善待我們人類自己。

鄧小平與常香玉

劉開生

有着我國「五大戲劇名家」之譽的一代豫劇大師常香玉，上世紀五十年代，正值盛年的她，在入黨問題上因丈夫的「歷史問題」而遭遇到了嚴重挫折。然而，常香玉又是幸運的。就在她因丈夫的「歷史問題」不能夠入黨而苦惱時，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熱情幫助了她，使她多年的入黨夙願終成現實。

常香玉出生於一九二三年九月，河南鞏縣（今鞏義市）人。她九歲學戲，十歲登台，十三歲主演六部《西廂》，譽滿汴梁。在長期的戲劇演出中，她博採衆長，廣泛吸收豫東調等各種豫劇唱腔，以及京劇、評劇、秦腔等劇種的唱腔和表演藝術，開創了「常派」眞假混合聲演唱體系，形成了豫劇的一支主要流派，被人們譽爲「豫劇皇后」。她的唱腔字正腔圓，運氣酣暢，格調新穎，韻味淳厚，以情帶聲，以聲繪情，多姿多彩，雅俗共賞。表演則剛健清新、細膩大方。其代表劇目有《拷紅》、《白蛇傳》、《花木蘭》、《戰洪州》、《大祭椿》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都曾觀看過常香玉的演出，既欣賞她的演技，又高度評價她的藝德藝品。

常香玉是一位豫劇大師，更是一位愛國藝人。早在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時，她就率領她的演出團隊不辭辛勞，輾轉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地開展義演活動，半年時間演了一百八十場戲。其間，每一場戲她都要親自登台，都要擔綱主角。她雖是名演員，可一點兒架子都沒有，而是和大夥兒一樣，坐硬座車，睡硬板床，吃極簡單的飯食。就這樣克勤克儉，把義演收入一點點積攢起來，購買了一架戰鬥機取名「常香玉號」捐獻給赴朝作戰的「最可愛的人」。

一九五八年，常香玉定居鄭州。一貫追求進步的她，曾多次向自己所在的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表達強烈的入黨願望。

可是好事多磨，她的入黨願望遲遲未能實現。原因是她的丈夫陳憲章建國前曾做過國民黨陝西渭南縣的三青團書記。儘管後來陳憲章脫離了該組織，並轉而資助中共地下黨，但在當時左傾路線佔主導地位的歷史背景下，她丈夫的「歷史問題」就像橫亘在她入黨問題上的一條鴻溝，使她無法逾越。

當時，曾有人勸常香玉與陳憲章「劃清界限」，這樣入黨問題才好解決。可是，重情重義的她卻怎麼也不願這樣做。這是因爲，幾十年來他們夫妻感情很好不說，在她顚沛流離的演出生涯中，丈夫更是她的好幫手——曾當過小學校長的陳憲章，有一定的文學素養和創作激情，曾爲常香玉寫過很多適合她演出的膾炙人口的劇本。她在台上演出時，丈夫經常會坐在台下認眞觀看，並把認爲她需要改進的動作、唱腔一一記下來，台下與她商榷，幫她分析如何改進提高演出水準。在家庭生活方面，丈夫更是有責任擔當的人，做家務、帶孩子、做飯，樣樣做得都叫她挑不出毛病。此外，在數十年夫妻共同生活的歲月裡，不管是常香玉義演救助窮人，還是抗美援朝義演捐飛機，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事，她都離不開丈夫的支持和幫助。對於這樣幾十年與她風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丈夫，她怎忍心與之「劃清界限」，她又怎能與之「劃清界限」呢？

然「吉人自有天相」，轉機終於來了。

一九五九年年底，鄧小平到河南視察工作，在與中共河南省委領導談話時，鄧小平關切地詢問起常香玉的情況。當聽說在河南豫劇院工作的常香玉入黨問題還沒有解決時，他嚴肅地對省委領導說：常香玉是在我國最困難的時候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她的入黨問題如果在河南不好解決，就讓我做她的入黨介紹人，由中央直接解決好啦。如此「激將法」靈驗得很，一九六〇年五月常香玉便站在了黨旗下，舉手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常香玉

入黨後的常香玉更加勤勉地工作，除正常演出外，她還和丈夫一起做戲劇研究和教書育人工作，努力在演技、思想、作風等方面搞好對青年演員的「傳幫帶」。同時，她還在演藝界率先叫響「戲比天大」的口號，彰顯了她一貫重視並恪守的職業道德。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已八十高齡的她還以抱病之軀到北京奧運會場館的建築工地，參加慰問河南民工的公益演出。

二〇〇四年六月一日，常香玉走完了她的「藝術人生」。僅過了一個月，國務院便追授她爲「人民藝術家」榮譽稱號，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授儀式。

繡球花（攝影）藍乃才

「性感」無罪

陳魯民

最近，美國花旗銀行解僱了黛伯拉莉・洛倫扎娜小姐，只因爲她「太性感」，在男員工衆多的辦公室裡「過於讓人分心」。洛倫扎娜抱怨說，自己天天被挑三揀四，上司不是指責她的裙子，就是說她的褲子，要麼就是數落她的鞋。後來老闆乾脆開出一份清單，羅列種種衣着打扮，說她穿這些令男性同事和上司「想入非非」，其中有緊貼腿部曲線的直筒褲、緊身套裝和圓領網球衫。

其實這事兒哪兒都有，不足爲奇，老闆的反應也太過分了，平心而論，大街上比洛倫扎娜小姐穿得更裸露、更性感的多得很，特別是入夏時分，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你總沒權規定所有的女子都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就像西亞的某些國度的女性那樣吧。

在咱們這裡，這些年來思想觀念解放得夠可以了，可是，如果誇一個女性漂亮，人家會欣然接受，倘若說她性感，搞不好她就會翻臉，性子急的一個大巴掌搧過來。前些時，歌星宋祖英爲了宣傳她在鳥巢演唱會上的歌帶，在新出版的DVD封面上，以一身蕾絲低胸的吊帶小衫亮相，一改昔日莊重、婉約的東方美女神韻，被媒體稱爲「也玩起了性感牌」。一時間，輿論大嘩，宋祖英的性感成爲網上熱門話題，有一百多萬網友參加討論，而且居然是反對者居多，一些網友發出感嘆：「宋祖英玩性感是自毀形象，東方美人之韻最珍貴！」也有網友善意地提醒她：「還是保持自己固有的氣質和美感，保住自己德藝雙馨的好名聲，可別隨波逐流，迷失了自我。」

看來，在許多人眼裡，性感還不是個好東西，雖然不是洪水猛獸，但也最好避而遠之，弄不好就會沾上一身腥。記得三十年前，我買了一尊維納斯塑像，擺在集體宿舍裡。不知誰告發，就有領導來「串門」，語重心長地提醒我，這個洋婆子穿衣服太少，太性感，恐怕不符合國情，你要注意影響啊，別讓人家說你是資產階級情調。我嚇得趕緊把塑像藏到櫃子裡，讓美麗的維納斯多年不見天日。其實，那位領導也算不上有多保守，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是持同樣觀點的，當時，北京機場搞了一個大型壁畫《潑水節》，也因爲衆多人物着衣較少，被認爲較於性感，引起較大爭議，最後不得不拉起一道布簾把壁畫檔了起來。在今天看來，當然是個笑話，可那個時候就是主流輿論。

魯迅曾諷刺過「性感」過敏症，「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這種人啥時候都有，不足爲奇，不能因此就限制大家穿短袖，露胳膊，誰如果一看到異性裸露的肌膚就想入非非，那只能說明你自己心理齷齪，不能怪罪人家性感，畢竟人不是禽獸，除了「頭頂星空」，我們還有「心中道德」。

性感，是人類美好的東西。女性光潔的肌膚，優美的線條，悅耳的腔調，男性發達的肌肉，粗獷的體型，低沉的嗓音，都會帶來性感。而美好的性感，既會使自己感到驕傲，也會使他人感到愉悅，對這種性感，願我們大家多一些欣賞的眼光，少一些貪婪的奢想，多一些讚美的聲音，少一些猥褻的意念。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富於詩意。

扁豆燜麵

劉曉冰

麵條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食物，歷史淵遠流長，據說東漢年間已存記載。經過無數的生活實踐，麵條被翻製出無數花樣，到今天品種之多已經蔚爲大觀。

所有的麵條我都愛吃，最愛扁豆燜麵。扁豆燜麵的做法很簡單。將新鮮飽滿的豆角洗淨，掰成四至五厘米長的小段備用。選取肥瘦相間的五花肉，燒熱炒鍋，放花生油少許，油熱後放入蔥薑蒜爆香，再放入豬肉小火煸炒。待肉熟，倒入豆角和肉翻炒，加鹽、雞精、味精、醬油，好了，關火。把菜湯倒出，用水稀釋，菜留在鍋裡，把備好的麵條均勻攤在菜上，用稀釋後的菜湯澆遍麵條，蓋上鍋蓋燜，先大火，後小火。

十分鐘後，揭開鍋蓋，倒入蒜泥，將菜和麵充分攪拌，熱騰騰的肉香、菜香、麵香撲面而來，令人食指大動。

老家河南有一家飯館叫「海記燜麵」，名氣很大，主打燜麵，附帶賣雞蛋湯、羊蹄和各種爽口涼菜。因爲物美價廉，三教九流都來光顧，因此生意十分興隆，在市內連續開了好幾家分店。我去過一次，印象很好。裝修樸實，桌椅簡陋卻十分整潔，餐桌上除了常規調料：醬油、醋瓶和辣椒醬外，還有一小筐大蒜，全是整頭的紫皮大蒜，脹鼓鼓的，透着一股豪氣。環顧四周，西裝革履的上班族、不修邊幅的建築工人、衣着入時的年輕姑娘都在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構成一幅生動的市井圖畫。服務員很快送來我點的小份燜麵，滿滿一盤，油光發亮，濃香撲鼻，扁豆燜得恰到好處，五花肉味道香濃，麵條軟而不爛，再配上新上市的大蒜，味道近乎完美！這是我吃過的最爲酣暢淋漓的一次燜麵。

單位食堂也曾供應過一次扁豆燜麵，居然做得不好，沒有大鍋飯的敷衍了事和偷工減料，我和山東同事大喜過望，分別吃掉了兩大碗，意猶未盡。回到辦公室，一個不愛吃麵條的同事正在愁眉苦臉地吃餅乾。我和山東同事相視一笑：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啊。

中國唯一的外國王墓

魯先聖

在山東省德州市北郊有一處普通的村落，五百年來，這個普通的村落始終被菲律賓和東南亞許多國家關注着，這個村落叫北營村，是蘇祿國（今菲律賓蘇祿群島）國王的墓葬和他的後裔世居之地。幾百年來，菲律賓始終沒有間斷派遣使者前來祭奠先祖，明清兩朝也一直撥款維護修繕，當年國王後裔們也始終與當地百姓和諧相處，融爲一家。

一四一七年九月十三日，蘇祿王在訪問明朝都城北京回國的路上病逝於德州，迄今已近六百年了。中菲兩國人民友誼源遠根深，自古以來便舟楫相通，有史記載的經濟和文化交往有一千多年歷史，兩國人民結下了親戚般的情誼。在我國的明朝，是中菲兩國關係史上往來最爲頻繁的時期，呂宋島和呂宋國和蘇祿群島的蘇祿國，已經與中國直接建交，友好使節往返不斷。古蘇祿國是現今菲律賓的一部分，包括蘇祿省，位於菲律賓西南部。

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遵明太祖遺訓，遣使出訪南洋十五國。蘇祿國王決定親自來中國拜見朱棣。蘇祿使團到中國後，由總兵太監鄭和陪同北上。使團到北京後，明成祖在皇宮款待蘇祿國王一行，並在比武場上各顯技藝。這時，海盜羅景龍、坎卡瓦竊走了蘇祿國王的大珍珠，並殺死了護衛阿布貝卡。明成祖追封阿布貝卡爲驃騎將軍，以親王之禮厚葬，蘇祿國王十分感動，決心與中國世代友好，案件迅速被查清，兇手被就地正法，大珍珠也奉還蘇祿國王。

蘇祿使團在北京住了二十七天，滿載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回國。回國時明廷回贈了豐厚禮品，還派遣官員護送。他們沿京杭大運河行至德州時，蘇祿國王不幸病倒，明成祖命太醫火速前往診治。但終因病重不治，逝世於德州境內。按照明代諸侯王陵墓規格，明朝修建蘇祿王墓，明成祖親自撰寫碑文和悼文。按照中國的習慣，冊封其長子麻都合爲蘇祿國新東王，讓其次子、三子和王妃、隨從等十餘人留德州守墓三年。對守墓的王室家人，從德州官倉內每人每月提供口糧一石，以及布匹、銀鈔等，還「恩賜十二連城祭田三頃三十八畝，永不起科」。爲了更好地護墓，明政府還撥歷城、德州三姓回回供其役，准免雜差。每當年節，德州地方官派專人祭掃王墓。王室後裔世代生生不息，與齊魯鄉民世代友好，書寫了一曲不同國度不同民族友好相處文化融合的動人故事。

王陵園區佔地八十餘畝，墓高四點二米，直徑十六點六米。走進墓區，但見蒼松翠柏，鬱鬱葱葱，長長的神道前豎立着石頭牌坊，兩邊立着華表、翁仲、獅虎羊馬，盡頭處是威嚴的儀門。進得儀門，棱恩門、正殿、東西配殿，依序排列。正殿正中，高懸着蘇祿國王巨幅畫像，正殿後正中是一個碩大的圓頂土塚，墓碑上書「蘇祿國恭定王墓」。陵墓完全是中國式的喪葬規制，與其他王陵不同的是，墓正門外西南側有一個建築規整的清眞寺，東南側還有三座土塚，分別是其王妃、二子溫哈喇，三子安德魯之墓。清代雍正八年，蘇祿王訪問中國，途經德州，曾瞻拜祖塋。菲律賓駐華的許多任大使和菲前任總統馬科斯的兒子都曾來過德州，拜祭蘇祿國東王墓。一九九九年，菲律賓蘇丹王到德州拜祭祖先。現在院中所立的「蘇祿國東王紀念碑」也是由菲律賓蘇祿國東王後裔蘇丹王、菲律賓實現黎剎信念協會、菲律賓國家歷史協會聯合爲蘇祿國東王所立的紀念碑。如今北營全村一百多戶，近七百人。當時王室守陵人員以安溫兩姓加入中國籍，現安氏有二十六戶，一百二十人左右；溫氏八戶，四十人左右。民國初年運河大水，一場洪災，全村僅剩下三間房子，溫安後裔和當地村民，紛紛逃離，流落他鄉。現在全國各地的王室後裔究竟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確切統計，他們早已經與華夏民族融爲一體而生生不息。

陵墓的南面，是當年修建的清眞寺。寺院門樓上還有幾處遺留着貼紙的痕跡，那是菲律賓來拍電影時用的。菲律賓演員來到蘇祿王墓前時，在方圓十幾米、高四五米、修有水泥基牆的陵墓前實景拍攝，無不動情。北營村民信奉伊斯蘭教，每逢周五就齊聚寺內做禮拜。北營村的「王室後裔」們勤奮敦厚，有不少人在許多領域都卓有建樹。這些年來，不僅僅菲律賓的各界人士經常來這裡訪問，他們也多次派代表去菲律賓參觀訪問祖國，爲兩國的睦鄰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